

# 疫情汹涌下我的点滴日常

本报特约撰稿人：木愉

截止18日，官方统计美国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七千，紧随韩国。美国是个移民国家，又是人口大国，感染人数一定会在未来一段日子里急剧上升。前几天，美国CDC的官员就已经承认，在这个流感季节的死亡人数里，很可能就有因为新冠病毒感染而死亡的，只是没有检测到而已。而我断定，现在的实际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了统计数字，这并不是简单的推测，而是基于美国现有的检测条件。

我太太上周五回来，很是惊慌，说她有一个学生，平时很少到她的办公室来，那天却来送一本书。学生咳嗽了几下，然后说，他最近刚从西班牙回来，咳嗽、发烧、疲乏……他怀疑自己感染上了新冠病毒。太太心里非常不快，心想：“你既然怀疑了，干嘛还不去检测。到处走动，不是把其他人都传染了。”她千叮万嘱，让他赶快去检测。学生答应“马上就去”。

当天晚上，按照约定的时间，她给那个学生打去电话，问检测了没有、结果如何。结果学生说，他跑了三个地方，都说没有检测试剂盒，所以不能对他进行检测，也不相信他就感染了新冠病毒，只是让他回家自我隔离。

我们这里是印第安纳大学所在的城市。印第安纳大学早就不是一所地方大学，留学生人数就有好几千，教学行政人员也有很多来自其他国家，现任校长就来自澳大利亚。所谓境外输入的潜在案例应该不少，只是没有一一去检测罢了。就说这个学生，他的症状明显，却因为检测手段的缺乏，故而不能确定是新冠病毒。要说我们这个城市，在印第安纳南部也算是大城市了，医疗条件一流，医院设施和医护人员都相当完备，但却因为没有未雨绸缪，现在居然还无法对新冠病毒进行检测，这实在叫人无语。

不过，人们倒也不是对疫情漠然置之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我所在的公司就经常在内部资讯上发布疫情和应对方式。3月11日，公司决定可以远程上班的一律都远程上班。于是，我就从那天开始呆家里了。疫情一天比一天让人揪心，国内的亲友们以过来人的口吻，来信问我们要不要口罩，可以给我们寄来。还让我们一定不能小视，说这个病毒多么狡猾多么恐怖。原来还隔在大洋彼岸的病毒竟然腾云驾雾般就来到了我们身边，我们开始害怕了。我们担心正在重灾区华盛顿州的医院里做住院医的大儿子，接连给他去信，让他多加小心。他的医院同事都没有戴口罩，他也没有戴，劝说半天，也是无用，只能再担心下去。

本来最近家里的人有不少出行计划。太太要到英国，大儿子要回来参加一个高中同学的婚礼，小儿子要到迈阿密去度春假。看到疫情如此演变，太太马上就取消了行程，可是两个儿子都言辞铮铮，决不取消。我们每天一看到某政要名人被传染的消息，就传达给他们，对他们施加压力。可是一直等了好几天，两人都不退却。一直到总统宣布全国紧急状态，并对欧洲多国的游客关闭，态势已经危急，隔离成为了主旋律，两人这才取消了行程。



## 我们为你在工作 请为我们待在家

▲ 美国医生号召大家尽量呆在家里（网路图）

我没有行程可以取消，但我也取消了每周几次的群众打乒乓球活动，连体育馆也不去了；头发也一任它长着，就是不去理发店。每天白天在电脑前远程上班，晚上到乒乓球室里找机器人“球友”打一打乒乓球，然后就是读书、看电视连续剧。以前被嘲弄被不屑的套中人现在成为了我的楷模。在隔离状态下，倒也自得其乐。

当然，隔离也不彻底，超市还得去。前几天去超市，是晚上八点，想超市应该人少了，不料那里付款出口都排着长蛇阵。采购离去后，心里有点忐忑，觉得辛苦隔离的效果，在超市的人流中都化为乌有了。

是的，美国的隔离并不是彻底的隔离。彻底的隔离是中国那种近乎“休克式”的隔离，社会经济活动停摆，社会的人变成空间上隔绝的人。西方诸国的隔离和应对新冠病毒的举措大体一致，都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自由，轻症都在家自行隔离，重症才收治，其它社会成员依旧进出自由。英国还堂皇地提出了群体免疫的理论依据，认为病毒感染了60%的人群后，就不再感染，人们就获得了免疫力。他们认为，既然病毒的疫苗今年

无望，又不能采取“休克式”隔离，就不如采用温良的方式，推迟病毒感染高峰的到来。按照这个理论推演，以美国为例，人口是三亿三，60%的人口感染，那就是将近两亿；按2%的死亡率计，人数将近400万人口。如此惨烈的死亡代价，不知什么政府还可以超然度外？还可以获得人们拥戴？60年代反战之所以方兴未艾，就是因为战场上阵亡人数攀升，引起民意厌恶，而跟意识形态无关。

当然，中国“休克式”应对的代价也极为昂贵和惨痛，由于武汉感染人数有好几万，一下都集中收治，就占用了几乎所有的医疗资源，产生巨大的次生医疗灾害，让很多非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无法到医院就医，导致病情加剧甚至死亡。严酷的隔离也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心里创伤，对民生的打击也非常巨大。

人类在新冠病毒面前，正面临着伸头是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的双重困境。两种应对方式，孰优孰劣，有待历史评判。